

(美)爱德华·T·
霍尔 著
居延安 等译

超越文化

BEYOND CULTURE

上海文化出版社

EDWARD
T. HALL



万物之灵丛书

超越文化

BEYOND CULTURE

EDWARD
T. HALL



時報文化出版

超越文化

美 尔·特德·霍尔 著

屈延安 等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原著 1976 年由 Anchor Press/Doubleday
& Company, In C. 初版。本书据 1977 年
再版的 Anchor Books Edition 译出。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周志武

超越文化 [美]爱德华·T·霍尔著 居延安等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71,000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750 册

ISBN 7-80511-176 6/C·4

定 价：2.80 元

编辑前言

人——这个称为万物之灵的生命物种，在地球上生成以来，繁衍生息已经几十万年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为了求得生存与进步，不断地改造着自然，变革着社会，创造着文明。纵观人类文明史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人类文明的每一成果，无不是人这一生命物种的杰作。面对“人化了的自然”，人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只有人才真正称得上是“万物之灵”。

人在探索与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关注与研究自身的内部世界。认识自己，寻找自己，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古老命题，刻在古罗马阿波罗神庙里的一句箴言就是：“认识你自己！”可是，人要认识“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啊！黑暗的中世纪不去说了，当时的人只是神的奴仆。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贡献，是掀起了人文主义的旗帜，重新发现了人。但人的本性、本质到底是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更替，总会有新的发现。现代社会的进步，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进

一步觉醒。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为顺应这一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万物之灵丛书》，着重从文化与社会视角探索人、研究人，积累这方面的新成果，以有助于人了解人，认识人，提高人，完善人，并进而有助于人从“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逐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复归”。

《万物之灵丛书》包括国内学者的著作和翻译介绍国外学者的著作。国内著作的作者大多是中青年，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探索，论述都力求贴近现实，对人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当然这种探讨是“诸子百家”式的。译著则着重介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影响的国外研究专著，少量兼及在此以前的重要著作，以供借鉴。不论著作还是译作，文字一般在15万至20万字左右。我们注重的是书稿的学术质量，希冀的是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读者在阅读、了解和增进有关人的知识的同时，能够开拓视野、更新观念，提高境界，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8年1月

中译本序

1986年的一天，突接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电报，对方邀我去檀香山参加“亚洲文化变革”研讨会。行前与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同志晤过一面。他们嘱我此行能否收集一些国际上关于文化研究的新的图书资料，带回与国内读者分享。

在檀香山10天，过得并不轻松。因嘱托在身，不敢多去看海，也不敢常去逛市。得空便去跑图书馆和书店。实在因为我在文化方面功底浅薄，凭我的眼力竟然未能发现一点文化研究的最新资料。回来必须“交差”的思想压力逼得我持续“搜索”到飞回的前一天，总算发现了这本《超越文化》。当然，我只是读了喜欢才带回的，才推荐给上海文化出版社的。

二

当我译校完全部文稿，我发现我已成了个刚跑完5千米的上气不接下气的人（我没有资格自称“运动员”），只想要口水喝，然后躺倒——我无力再往前跑了！最后的几章我是在病中校阅的，有时一天只能看一、两页，有时校完了，又干脆推翻重译，如此这般，真如病牛拉破车。我自知不才，因此只能凭韧劲做事。凡事耐着性子做，凡骨头一口一口地啃，事情总会做完的，骨头总会啃光的。放在我面前的这厚厚的一叠稿子又实践了我的这个“啃骨头”哲学。想到自己的这一哲学，我又往前跑了——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我估算着，写篇前言等于再跑50米。就跑到底吧！

眼下出书，总要请名人作序或写前言。我颇不以为然。不是我小看名人，而是以为这种做法弊多利少——特别是在此风盛行的这几年。一本书，是坏是好，还是让读者自己去评判。批评文章、颂扬文字可以拿到别处去发，印在书的前面在客观上会给读者设置框框。我在自己的另一本书的“前言”中，曾强调过这个意思：即使自己作序或写前言，也不要在这书的前面作全面的评论，事先设置框框，让善良的读者往里跳。这本书的前言自然也不能例外。

三

我是在读完原书的最后一行字才决定把书名译为《超越文化》的。我认为这样比较符合作者的本意。书的最后一行

字是：“人类现在必须踏上超越文化的艰难历程，因为人所能实现的最伟大的分离业绩，就是渐渐地把自身从无意识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是一本谈文化的书，谈的主要是作者所谓的“无意识文化”，一种已经潜入民族或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里的文化，一种“心中”的文化，一种已经与民族或个人行为模式浑成一体的“隐藏着的文化”。这种无意识文化比“人人都知道这是文化”的那种文化，更加稳固，更加具有历史延续性。它像一张无形的、充满着神奇魔力的网，把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人死死地套住了。

我以为，最大的文化悖论是，一方面，文化（包括无意识文化）使自然的人成了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另一方面，文化（仍然包括无意识文化）又使人成了窒息自身价值的超理性或反自然动物，成了笼中之物，成了部分的非人。历史正是在这个文化悖论的困惑中或者前进或者倒退的。

作者花大量的笔墨谈了无意识文化的种种现象，谈了超越这种无意识文化的困难。尽管书名是《超越文化》，但作者并未给读者开出一张“超越”的药方来。药方很难开，也无须开。在实践上，如何“超越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人自己的事。

反观我们中华民族既光华灿烂又苦难重重的历程，回忆我自己已经走过的既幸运又艰辛的道路，文化的魔力我是能深深感觉和体验到的。我想把文化比作一种很难克服的地球引力，你轻轻地一跳，须臾之间便会落到原地，你借助跳板猛然向上一跃，终于又会落下。火箭可以使你克服引力，飞出地

球,但地球人去太空做什么呢(探索一番还是要回来的)?地球引力没有什么不好,缺了它人不是都要飞光了吗?但人类创造的许多业绩不又是克服了地球引力才得以实现的吗?我这个比喻可能太蹩脚了。

文化比地球引力神圣多了。有什么比文化更神圣的呢?有什么比“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更值得一个民族、一个人骄傲的呢?但是,神圣的、值得骄傲的东西会使人沉醉,而沉醉带来的快感会使人飘然成仙。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过这种飘然成仙的日子了。

中华民族要自强,炎黄子孙要做立于世,一定要结束那种飘然成仙的梦幻,一定要痛切地反省自身,一定要从“暗藏着的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此其时也!

四

《超越文化》的作者爱德华·T·霍尔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为了考察各种民族的文化,他的足迹遍及北美、欧洲、中东和亚洲。根据他实地考察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除了本书外,他还出版过其他几部影响较大的著作,其中包括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和1966年面世的《隐藏着的面》。由于霍尔常运用传播学的视野去审视文化和跨文化问题,因此他在美国传播学界也享有盛名,他的著作经常被引用。

霍尔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在丹佛大学获学士学位,在亚利桑那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霍尔教授曾执教于丹佛大学、哈佛商学院、伊利诺斯理工

学院、西北大学等高校。爱德华·T·霍尔是个很有才华的学者。马歇尔·麦克鲁汉曾给《超越文化》高度评价。有人称霍尔为“当代最有创造性的人类学家之一”。

五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居延安(序、第1章);毕君(第2章);吴强(第3、4章);杨国强(第5、6章);张琪(第7、8章);薛建英(第9、10章);谢淑颖(第11章);蒋玲媛(第12章);陆卫华(第13章);蒋世平(第14、15章)。陆卫华还担任了统稿和部分注释的翻译工作。

居延安

1987年12月

序 言

当今世界上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危机。第一个、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人口和环境的危机。第二个、更为微妙并且也是致命性的危机存在于人类与他的延伸、体制、思想的关系之中,以及许多居住在地球上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之中。

如果这两个危机不同时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一个危机也解决不了。虽然我们相信技术,并且相信可以依靠技术来解决问题,但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不是技术方法所能解决的。而且,只有当人类超越了体制、哲学和文化强加于自身的智力局限,那些适合于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方法,才能得到合理的运用。现实的政治与这一切都是纠合在一起的。

政治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到家庭,大至地区,国家和国际上的各种体制,随着体制的扩大,权力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不能被政治或政治体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们谈

论的是权力和权力的运用。当然，掩盖着的或赤裸裸的权力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至少人们希望权力动机不久能与更合理、更人道的行为方式结合起来。除了权力以外，文化仍在各种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作用，比如像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文化的问题由来已久，它不仅存在于欧洲和苏联之间，而且出现在欧洲各国之间。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和巴尔干等地区的文化都有各自的特征、语言、非语言传播方式、物质文化、历史和行为方式。文化并非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人们经常听到的议论是反理性的。对此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予以讨论。目前，欧洲正处于繁荣、稳定阶段，问题不多。但如何看待可能会把所有石油高消费国家都卷入进去的中东的文化冲突呢？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的崛起呢？任何不在远东长大的西方人声称他们理解，并且确实能够同中国或者日本人交往，这都是自欺欺人^①。我们还看到了种类繁多的非洲文化和要求得到承认的新兴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面对这些危机，未来只能取决于人的超越个体文化界限的能力。要达到这个境界，人们首先必须认识和承认无意识文化(unconscious culture)的隐藏着多种层面，因为每种文化具有它无意识文化所隐藏着的独特形式。

促使世界政治和文化问题继续恶化的原因是环境和经济危机。正如哈丁^②在题为《公地的悲剧》^③一文中所一针见血

①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存在做事有良好开端的具有天赋的人。我所讨论的事实与极其艰深和复杂的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② 哈丁(1968)。(指哈丁于1968年出版的书。本书的此类注释中的年份均指所引著作的出版时间。——译注)

③ “公地”主题在加勒特·哈丁(1972)的一本书中得到进一步阐述，这本书名是《探索生存的新伦理：宇宙飞船“猎犬”号旅行记》。

地指出的，人类不能继续加剧地球上有限资源的消耗了。英国有着使用乡村公地的传统（指由共同拥有和支配的，可以饲养私人家禽的土地）。那时只要土地够用，公众与私人就不会发生利益冲突。随着畜牧的增多，消耗过多的土地逐渐减产，牧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增加饲养，这样公地便遭到了破坏。可悲的倒是让那些精于利用公地的牧人侥幸地得到了好处，而损失则由所有的用户来承担。那些过于拘谨的人只能受到加倍的惩罚。他们不仅要承受邻里的贪婪所带来的损失，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善于用自己的生产方式去开辟市场。

今天，海洋、天空、水路、陆地、土地及其产品都成了我们的公地，而且都已被过度使用了。呼吁利他主义是徒劳无益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愚蠢的。技术方法也不能摆脱这个困境，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的问题。哈丁指出牛顿式单通道方法只能使对问题进行简单处理而得到好处的政客和公地掠夺者满意。他认为现在需要以达尔文的方法论为基础，决定哪些问题需要首先得到解决，尔后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简而言之，人类如不学会紧密合作，协调生产消耗和生产方式，就会面临灾难。我们只有了解他人的思维方式，才可能进行合作和理解这些问题。

要解决问题，就不能束缚人类的积极性，而必须创造新的可供选择的方法、新的可能性、新的维面，并在承认各个种族具有多样才华和非凡天才的基础上，开辟创造性使用人类自身的新途径。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我一辈子都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该问题涉及到我们对待自己的潜在态度。我指的不是那种极易观察、体验的表面事物，而是比表面现象更为深沉和微妙的东

西。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对自己那样过不去？为什么他们不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才华？这就好像我们染上了孩子气，出于幼稚，我们互相害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可能是全球性的。人类肯定还没有开始发挥自己的潜力。我们抱怨所有的人和事。但对没有发挥自己的潜力这一真正的毛病却半信半疑，不加重视。

我们在风俗、宗教、哲学、体制、甚至日常生活中不断看到人类对自身的贬低。这些过程似乎并不属于意识控制的范围，但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人类贬低自己的程度使弗洛伊德吃惊，他从中得出人类具有一种致命的天性，他的理论是围绕着人类发展必定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概念展开讨论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即人的性欲）就是在群体的生活中也必须受到抑制，人的性欲便“升华”为建立现代体制所需的合作性和创造性动力。在他看来，发明只是人类压制其天性的副产品，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弗洛伊德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而他的时代又是以他的思想为特征的。反过来，弗洛伊德的大部分思想只有在当时条件下才会变得有意义。然而对人类过去以及现在的研究都不能证实弗洛伊德所谓人类是在性欲升华的过程中进步和建立起体制的观点。本书企图提出另外一种观点，目的在于启发人们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就是一旦人们开始发展他们的延伸，特别是发展他们的语言、工具和体制时，便被我称为“延伸转移”（第2章中详细讨论）的网络套住。其结果他们会判断失误，并会异化于他们所造出的怪物来，以致难以驾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发展是以牺牲部分自我延伸为代价的，其结果也必在多种形式上压制人类的天性。人类的目标是重新寻找失落的，异化了的自然之我。

当然，在西方人与他们的物质和非物质延伸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冲突。我们造出的工具就像一双不跟脚的鞋子。由于创造了不能适应自身或无法工作的延伸，人类未能发展他们心理和体力潜力中某些最重要的方面。根据某些研究人类思维的最卓越最有思想的学者的看法，对人最大的糟蹋和损害莫过于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当这种潜力被压抑的时候，人会感到难忍的空虚、期待、沮丧并会迁怒于人。无论这种恼怒是针对自己还是指向他人，它都会带来破坏性的可怕后果。我们知道，人类有着伟大的天赋，这已在各方面得到证实。但是怎样用蕴藏着各种智慧的宝库来发展人类并未为人们所理解。我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许是因为对自己了解的太少，或者因为还未找到自我衡量的标准。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创造性和多样性与体制上的种种限制的矛盾。大多数文化和体制都是人类不得不发展解决具体问题的特殊方法的结果。比如英国早期工业革命^①期间，村民和农民们都来到了工厂工作，第一代磨坊工人还不能习惯工场的哨子和作息时间。像所有工业化以前的人们一样，当他们赚到足够的钱还债，并在一段时间内能维持生计，他们便辞去工作，返回乡间，这实在令工场主惊愕不已。如果没有儿童这个隐患，这种局面恐怕会持续下去，因为在当时，不仅没有儿童劳动法，而且根本无人过问呆在家里的儿童，那些可塑性很强的儿童就和他们的父母在工厂工作。哨子号就对年幼的儿童产生了深刻印象。他们长大成人后，又用同样的方式把

^① 德格拉兹亚(1962)。

自己的孩子领大。这种不符合工人精神和体力上需要的一系列作法和作息方式就这样付诸实施了。由于作息制度已深入人心，人们自然而然也接受了它，并认为它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它经历了125年的漫长岁月才产生出来。今天，儿童是在不同的时间制度下成长的，这种制度与时空以及体制上的联系不如以前明显。人们越来越感到应该打破生产的单调，以及人机之间的速度冲突。因为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关进了笼子，因此就难以冲破。人类不能向赖以生存的体制宣战，结果他们不自觉地先把忿怒埋在心里，而后逐渐爆发出来。

我们的基本思想就是，许多人的价值意识与他们能控制的各种环境直接有关，这意味着许多人的自我臆想有问题，因为他们可以把握的东西显然太少了^①。肯·凯西^② (Ken Kesey) 在其小说《飞过布谷巢》中揭示了人类退化的极限和人类需要对体制形式的屈从。凯西书中的 Big Nurse 反映了所有的反人道主义行为及其危害性，对传播过程的所有歪曲、对我们创造的官僚机构中文化规范的侵犯。这本书以其贴切的比喻阐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流行的人们那种无能为力和缺乏自我肯定的状况。

正如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所一再断言的，无能为力和缺乏自我肯定必然导致侵犯。心理上的无能为力是过去的事件引起的，但环境性和文化上的无能为力则起始于此时此地。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近年来骚乱不断，就是因为他们对现行

① 我所说的情景控制并不是在权力意义上说的。我仅指控制所有或大多数语言和非语言的传播系统，这样个体就能让别人感觉到他，成为生活均衡中的一分子。

② 凯西(1962)。